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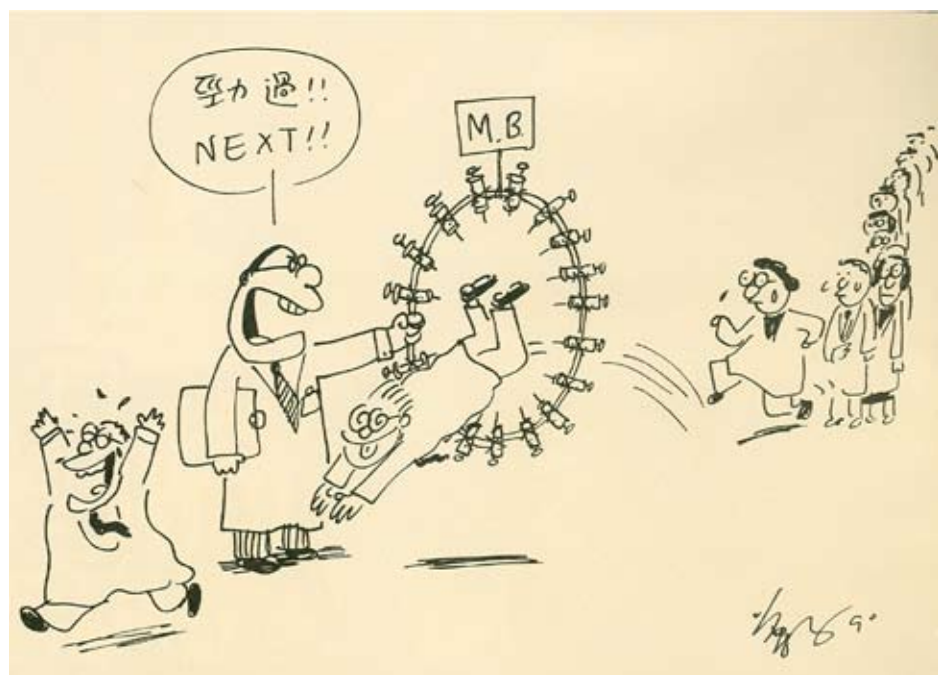
早在一、二年班時，便已聽聞一些關於贊育的傳說，與及贊育的姑娘如何善待我等師兄師姊的故事，當下便抱着「我來也」的心情，一等到產科，便飛奔到贊育。

來到後不久，便到產房看姑娘替人接生的情形——一片綠：綠色的牆，綠色的布，綠色的袍，綠色的……，而且看到姑娘又插又剪，血塗滿地，而媽媽的汗又如豆般大，心中怏怏然不快，不免為天下女性叫苦。兩旁還站着很多人，大家一起為媽媽打氣的情形，絕不亞於任何國際球賽，球迷為擁護自己的球隊而歡呼喝采；而當嬰兒的頭一露時，那種雀躍也非英式球迷在看到球兒入網時之雀躍可比；當然，嬰兒不是球兒，沒有那麼快，但除非你見過，否則你不可能了解甚麼叫飛身撲出——「飛仔」。

贊育內的護士，有白，綠，藍，紅之分，代表着權威，經驗和訓練程度上的分別，藍衫姑娘多屬年青，而綠衫姑娘可分老，中，青三班。老一班的年資甚久，有不少在我們尚未出世時便已在贊育工作，所以我們中有可能也有人由她們接出來的。她們所見的多，看透的也多，（她們的說話，往往有三分權威，七分玩笑，九分準繩）經驗的累積使她們變得料事如神。例如她們站在老遠便可看出那個病人（孕婦）「有款」——即將臨盆；又或者那個病人將要用真空吸盆等。她們應付病人自有一套，和書本不同。我以前還以為「天下間的母親都是疼愛自己的兒女，甚至犧牲自己也不在乎」是金科玉律，但現在則要改一改：視乎個別情形，有些也視乎嬰兒性別而定，因為有些人在自己痛得要命時，就好像忘記了自己是母親的事實。大概我們太簡單了，也把整個世界看成很簡單，但實際上病人卻是來自「五湖四海」。她們所說所做的都十分實際，在我們的眼光看來，有時不免有點那個，但經她們一話，病人往往就會聽話得多，生產也順利得多。

一如醫生，或其它機構一樣，她們的階級是劃分得很清楚的，但除去

階級之外，她們多是說笑話能手，有時聽她們談笑，自己合不上嘴。當然嘛，少女加起上來，不就是個「妙」字嗎？



1989 卷 21 期 4